

柳待制文集

五

柳待制文集卷之七

制代人作後誥亦同

趙王封贈三代制

立鄰察贈靖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康僖
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守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以推廣愛之仁粵我熙朝肆崇勲籍爰念副駙之盛載頒贈襚之華具官某至大能剛誠善不伐雖生知於孝友亦世薦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無踰節罷元戎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予一障方懋式商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三公

四十五

和齊制三卷二

一

而論爵沒則有謚合二美以易名以寧假廟之靈以衍配天之澤於戲昭昭在上尔毋忘陟降之恭赫赫庶聲予亦有封建之福歆時寵渥光對前聞

未忽難郇王贈亮節輯衆保義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
惠襄制

元功次薄賢賢實著於邦彛異姓真王貴貴無踰於戚畹爰舉追褒之典以降勸厲之仁匪曰私親其惟本始具官某大圭不琢雅量有容愛士甚於扶傷卹民幾如拯溺念烈祖首歸真主茂開社稷之勲肆累朝得尚元姬申侈車旒之錫每虛懷而挹損端御氣以遐征是用哀對寵光肇加美謚上公元錫既峻陟



於維垣大國三軍亦就更於全趙於以示旌勞之厚
豈徒為備物之彰於戲扞城而失腹心已予躬之不
閱聯姻而託肺附賴爾後之多賢袒服異恩式承嘉
薦

未安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簡
穆制

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胄外戚在漢豈皆恩澤之侯
矜爾勲賢維予肺附惕容儀其既遠侈命數以獨優
具官某睟若春溫嶷然山立仁民等於愛物養性推
之事天稽首而稱此藩祗服皇明之被奉珪而朝上
國式觀侯度之脩持一矢以招寇指孤城而隕涕屬

四
四

柳行商文集十

二

定鼎卜年之伊始宜出綸揚漢之有光國本王封遂
升庸於元宰謚則周道爰誅行於奉常極且號以加
崇為壻車而增貴於戲帝室之親曰甥甥已莫資夾
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尚克相詒謀之永庶憑
鑿丕輅寵休

回紇追封趙王公主

皇祖姑

王姬下嫁匪誇車服之儀戚里聯姻有煒旂常之績
屬新鼎命用錫綸音某星婺騰輝天潢毓秀正家而
尊五典出言必盡於箴規成化而本二南動作無踰
於矩則嗟月輪之既缺睇風馭以奚攀大邦爰啓於
封圻貴主肇隆於位號式流終譽豈務私恩於戲綸
狄褱衣等殺猶存於后飾畫堂甲觀宴娛緬想於神

遊咨尔營魂承子休寵

阿實忽都魯封趙王公主

皇姑

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尊大主具如藩國之儀
方胥樂於燕詔宜亟申於褒寵某天支秀暉坤德柔
嘉肅雍觀婦道之成燕倫以正順琴得家人之吉時
義有閑被象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覲朕方惇叙九
族問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楙保邦之慶於戲彤
管有婦尚無忌女史之書大禧是承以克享壽眉之
介益昭殊眷丕格繫釐

阿剌的納刺追封趙王公主

皇姑

公主亦彌帝姬周道實嚴於貴貴侯王厥有國邑漢
儀無示於尊尊允懷同氣之親誣錫均釐之貺某懿

柳待制文集

三

恭維則柔順可貞純化覃乎家邦美行應乎圖史昔
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在天与享肇禋之
福彌名既正本榦益隆庶徼顯考之靈以篤孝孫之
慶於戲下王后猶一等豈車服之維多封異姓以七
旂尚旂章之未備舉茲常典慰尔營魂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侗封贈二代制

祖懋故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謚文惠

錄再世所以廣恩朕亦嚴於馭貴活千人者必有後
尔惟薦於象賢時進讀之臣應我申褒之律其昭
先美以示隆私具官姓其祖具官某直養以全剛靜
簡而致遠方

聖武伐太原之日挈生靈歸中國之仁布衣而借前
籌幕府以為巨障寇恂還守河內上功正切於轉輸
馬援去卧壺頭壯節自甘於歛退迨今墓上征西之
字比之襄陽踴淚之碑燾後而德已滋詔謀而報不
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胙土之華於戲命數視其孫
惟毋嫌於少殺節惠壹於行亶亦詫於非常咨尔營
竟歆予寵渥

父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謚

忠敏

予爵而論其世三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
夫有顯親之義若時今子維予近且追榮式應於邦

四

和行制之集六

四

彛初命遂加於公衮具官姓某父具官某卓尔能立
休焉有容參元戎闡外之謀得君子師中之吉盖嘗
執箠而計兵食入關而課民庸孔明恢蜀道之旨非
蔣琬莫安留府杜預率荊州之伐而羊祜不見成功
勲名在二子之間報効播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榮
洛苗之遂者維芑縻来宣庸畀於高牙考行仍申於
美謚於戲氣為物竟為變尚炳然江漢之靈秋曰嘗
冬曰烝宜秩尔豆籩之薦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尊祖必有所儼國家重賢賢之恩抱孫今見其成君
子謂善善之澤肆因眷獎併示追褒具官姓某祖母
某氏德順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為家法婦以視若

母儀屬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爵小君所以序貴式增禴狄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煒形鹽之荐庶茲幽窆服我寵章

祖母蒲察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為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爾慶具官姓某祖母某氏柔儀範俗淑行正家早親筐管之勤晚遂卮區之養及燕謀而始大侈象服以斯皇一命為榮尚不食生賢之報九原可作庶其知稽古之蒙有奕寵休無間溟漠

母仇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朕大倣官聯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孰無烏哺之

恩寵親所以勵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某氏出自仕族動為女師采蘋恭其先在家循於法度殷雷勸以義從政閔其勤勞所嗟風木之悲不見樹萱之色母貴今以其子婦爵則從其夫周制稱寡小君爾尚服漏泉之澤冀部維方千里予敢愛大國之封既極哀榮益隆備享

翰林承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既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官茲重煩於耆艾爰當禁林之直乃陪儲幄之遊命出自中聽學於外某學知體要行應樞機深醇有儒者之風謙退持廉士之節頃久勞於民社遄峻陟於詞垣乃先正其心無若裴垺之敢諫顧可託以子何嫌周勃之少

文惟折旋規矩之必端資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
關於輔導若人無愧於典刑班躋少端尹之聯省給
恙歸於唐府位冠大長秋之上進趨壹用於漢儀萃
茲眷禮之優示我責成之重於戲以汝為商山之羽
翼是將觀德教於初為予隆周室之本支以克繇燕
休於後勉摠忠蓋嗣有寵嘉

真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真人劉德仁加封
真君制

蓋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固盛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
為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寵澤增賁玄門 凝神若
虛應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離
筌終始天人之際雖深藏而弗售已妙用之顯行今

初制文卷七

六

熙朝充美於象元肆

列聖重光於契命是用躋尔仙階之貴昭予帝祀之
隆以迓蕃釐以開來裔於戲騎日月而遊四海想神
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群生尚物情之咸賴祗服茂
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万物以司方嶽峻于天配二儀而作主
惟此云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肆考彞章特崇徽号
仁存率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割陰陽於昏曉
中州扶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魯之瞻蓋
龜蒙奄在其下迺欽崇而備禮洎平土以告功是為
王者受命之符六日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

申帝号於大生以薦明釐以昭靈貺於戲金匱開而
玉策得豈其為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朱鳳來厥亦
有聖人之能事歆子時渥惟乃之休

詰

江州路聖治太平宮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加封詰詞

朕聞大道亦強而名固具肝膈之造至人以虛為用
實高監御之司聘茲衡嶽之佐神魏鎮匡廬之治所
式稽彝典申錫徽稱某氣孕亭毒之先功器化育之
內宗鬱穹谷亦闕景以揚靈法象真圖雖無形而有
物受任十華之使寓神八極之游蓋眾靈竦聽其撫
訶而三界控賜於巡徼謂青城丈人各主分地厥有

真符延朱陵仙府別啓洞天合嚴明祀是則微顯闡

七

幽之故昭乎福深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真封對答
萬年之光命於戲六彌之式頒邦國朕方稱秩於無
文八卦之德曰鬼神尔尚克昭於丕應祇承茂渥益
暢玄風

興國路九宮山太平護國真牧妙應普興真
君加封詰詞 神張姓

蓋聞神仙能伏光匿景豈有迹之可稽山川亦舒翹
揚英知炳靈之攸在稱秩式躋於明祀出綸爰舉於
真封某和以天倪動而淵默蓋根諸性命之學至誠
灼見於著龜故形為禰福之言妙用不離於橐籥
代嘗禮之而賜彌旨君乃邀尔以結鄰迄今羣帝之

迨陪猶為九宮而未下於戲茅初成駕龍而去長司
句曲之天許宜平騎鶴而歸不忘城陽之宅以時膺
蠻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陽郊展采冀天地之頌歆法駕示儀象星辰之次舍
茲命工人而加繪輶干摯御以上塵蓋聞大事莫貴
郊裡盛禮必有搏節故鹵簿總屬車之次而公卿在
駟乘之間昉周制而已然稽唐儀而始備後先清道
單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此文
事必戒武衛凡樂聲實具禮容乃若古今輿輅之等
衰上下旗旂之度數非資圖寫曷究徽章雖成能無

天押行制文集十

八

與於咨詢而曠典尤宜於藻績用挂徽摯期補明時
此蓋欽遇云云熙洽宣光柔嘉作則戢干戈而肆夏
繼序斯皇欽曆象以授時和邦惟允方貞立之建祀
矧大盾之在廷彰彰物采之多表表聲明之盛旨致
君心切議禮才疎託以丹青紀太常十一旂之部傳
之琬琰揚

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桃序正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
聿觀丕構益壯洪基蓋聞昭穆配乎二儀禘祫等之
百世故王者有萃渙之義而天下形孝敬之風昔
制都宮位皆東向及漢立原廟意在別祠使非禮

之穹崇曷弥堂迥之脩廣聖作道逢於今日孫謀
焉於前人欽惟六國大宅中本仁祖義令垂衣而
致治躬服采章忠無輟以為邦首嚴仗衛企想月遊
之舊著為時祀之彝方面上於土功且備開於金奏
臣共西雍九職北闕趨班髦士攸宜參工歌於九夏
孝孫有應務神保於万年

大駕北還起居表

振蹕上京備累朝之故實回輿北闕南万乘之威儀
百辟承風群黎矯首兼聞周室管別營於西錫漢皇
亦時幸於東都將令依度之益恭以示王師之威
戒先驅而鞭日御南瞻羽衛之隆得壯士而挽天河
已覺氛埃之淨故西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

景緯之麗空茲一人幸動之間惟万世治安攸繫欽
惟云云懋昭湯德丕顯文謨民協于中華明刑而不
犯皇建其極實歛福以用敷從官方遠供於雞翹父
老宜竦聞於鳳吹臣某躬塵器使耳屬鸞音行葦頌
功知明時之有道蟠桃獻壽祝万歲之無疆

御史臺賀正表

帝王御曆方開有道之長春秋首時以正履端之始
乾旋坤轉雷動風行中賀盛德在躬濟仁及物恩覃
肆宥歛五福以用勅詔格重熙歌九功而惟叙穆
龍樓之養綿二燕翼之祥元會充廷泰和成象巨象
司邦憲爾奉朝儀升中呼嵩岳之三願符聖壽執法
近太微之次誓竭正忠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即命紹開帝歷之隆王朝體元序正人時之始
天鈞域北和氣冲融中賀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
門而肆赦萬寓熙春坐宣室以受釐五辰順軌方九
實之在列萃諸福以來臻臣忝冒師垣無塵史觀猷
猷奉酒庸申効於嵩呼鴻筆紀謨願同符於洛書

宣徽院賀正表

寅正首月用泰始以授時申命由天體乾剛而出治
一元斯暢庶彙咸亨中賀祝義奉仁宅中居正民和
物遂方臻康乂之期文恬武熙迄底安強之効極怡
愉而致養聲鴻率以耒臣廷列百僚嵩呼萬歲臣幸
聯迹列肅奉上儀趨未央前殿之朝預觀晷籍摠宣

御符制文集七十一

徽南院之務益謹獲羞

泰定甲子賀聖節表

六甲初元月次黃鍾之琯万年景運天開景運之祥
八表頌声雨閭協氣中賀體乾剛健乘泰吉亨為國
家有九經人文丕顯建皇極歛五福帝訓于行廣聖
孝以緝熙啓神謀而繩武爰上玉杯之壽用祈室命
之中臣職守宗祧躬趨班署日添綉線式觀龍德之
中春在彤庭茂衍龜疇之福

表

宣政院賀千秋節箋

天臨朱邸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
宮闈同慶寰宇交欣中賀生重懿恭德全仁智承至

尊守重器親摠政機選端士聞正言益隆國本方元
良之建位宜壽考以維祺其幸紹述班載逢華旦宣
風西域既來九譯之環稽首東儲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冊箋

皇儲正位肇新玉冊之頒宗祀繇休丕衍瑤圖之慶
泰和斯暢震道乃行中賀 蓋德誠明問學光大教喻
成而三善得帝訓時欽元良建而萬邦貞民情咸戴
方形廷之備禮宜朱邱之迎祥某職忝膠庠心馳鶴
禁日輪月暈願有繼於雅歌軋符坤珍益懋開於興
運

狀

升祔禮成請准恩賞狀

三十八

初存刊文集

十二

竊惟

帝王之興實由

祖切

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為廟祀以極崇報之禮配天同
大猗欽盛哉粵昔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創修禮文

聖子

神孫繼紹纂承迺

美宗皇帝斷自睿謨載廣 廟室至于

今上皇帝嗣服之初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

十四日奉遷

祖宗神主安靈新廟廿六日欽奉

顯宗皇帝

英宗皇帝神主升祔朝祭成儀縉典照映古今凡諸臣子獲與奔走實為非常一之遇蓋有殊特之禮必有殊特之恩宗金以來每行大禮則必等第頒賜行事之臣以為非此則無以均整錫福於下也今朝廷丕崇 太室遷 主祀成而

顯宗皇帝始由 晉邸昭堂 大號與

英宗皇帝並祔于 祖 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之幸謂宜參酌古今特推 恩沛自獻官而下行事官負等第當賜庶幾有以隆 熙朝闕祀之號而書之信史亦將示法於將來

御待制文集七

十二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欽惟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始定祭禮每歲孟冬卜日大饗命大臣攝行其事以時方寒故自西宮下至與祭諸職合用法服等皆以火羅為之因 祗已久遂為故事至如

南郊

太祖雖別造登服亦止循用夾衣之制比年

英宗皇帝更定四孟時饗以來每遇孟夏孟秋行禮之時被服夾衣外降拜跪往 暑氣蒸鬱流汗沾濡其於肅將祀事之息或者不無乖戾今檢照到 太常凶革禮祭服條內該真宗大中祥符六年

定所言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今尚衣庫裘冕等蓋每歲仲冬祀圜丘所服皆是夾衣宜依冕服制度改用單羅則是古人制作衣裳唯欲適宜未嘗以單夾為拘以此叅詳若依太常因革禮所定典故除

太廟

南郊 太社見有法服外各處權宜添造單羅法服全副二十身專充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用庶幾馨香達于神明而於祭祀之儀不為無補

薦乞石烈希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薦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

四三

初春制文集二

十三

其才而薦之非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才德彰著之士又令所在以其名上聞

朝廷急於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比年以來若楊靜起於成都即除四川提舉史灼董士廉起於燕南即除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更數除率能崇尚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薦非謬薦用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乞石烈希元年踰半百薦志窮經尤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賸鉤玄不肯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於家庭信義之實稱於朋友近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於文

累嘗交章論薦以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
獨能遺外聲利萬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倡四
方興起風化非直為帝元私也其猥以庸虛忝職奉
常日虞曠敗獲戾官箴蓋討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
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為稱選其熟知其
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乞石烈希元
擢充博士代替某名聞必能修舉職業上副
朝廷優賢崇禮之仁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代李學士作

中嶽

維嵩作鎮奠于土中蟠地與厚配天此崇雄亘秀峙

三五三

初存制文集六

一四

二室西東亦有河洛融液宣通曰神鎮星實主實宗
為周生賢肇漢登封載其嘉應昭示無窮明德宜祀
爰有廟容於皇

聖元越古同風祝號祭式與時並隆

皇帝曰嘻邦彛是庸汝維侍臣往即祠宮熏香奠幣
明薦余衷承

命載驅敢有弗恭練日既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
懌無恫百祥來集洽于時雍

天子萬壽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猶體有肢昔舜脩方
望秩以祠虞德昭升五典克嶽矧茲衡山屹鎮南離

七十二峯業爰我巍朱陵之洞祝融之司泄雲吐霧
闔闢神機乳網既正以奠民麗叙祭有章百王承規
皇元繼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誌祀維時牲牷斯崇
神人具宜

天子在御宰臣考儀迺下

笙書香幣載馳爰既蒞止卜日詠龜嘉薦誠陳有飶
菲菲

宸心既將神亦宴娛昭茲靈貺報以蕃釐於

萬斯年格于隆熙維嶽維固維
國之基

淮瀆

淮出胎簪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桐柏

三三四

神符制文集十一

一五

鬱乎蒼蒼會泗而沂茲焉濫觴美德維神其靈孔揚
列在中祠視秩侯王

聖朝崇祀厥有彛章實篚斯幣實函斯香亦既蒞止
練日維剛牢醴在筵式薦苾芳

皇明祁祁淮波泱泱

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瀆

濟初維沆發自垣曲孟陽二源始匯而畜是為龍淵
實制坤軸嘘呵雲霧變化忽倏貫河溢滎有顯有伏
及其注沂遂列四瀆爰始秩祠名在宗祝

皇元稽古大正疆服祀事孔時載祗載肅聿

薦此芬郁昭其格思報以景福

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聖於于濟源

天地之間環海為區北有瀚海窮髮之隅粵初盟祀亦聖所謨朕惟濟源茲神之廬有赫玄靈可考不誣並祠嶽鎮矧在輔都維

聖憲古載敷

命書迺馳香幣迺闡神居靈兮來下

皇情孔孚

祚胤明昌

聖有貞符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柳軒制文集七

十六

問井田廢而阡陌開鄉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名田之請限田之議均田之法作輟紛紛前以為利後以為害識者有遺憾焉唐之計口授田有口分有世業粟稻曰租綾絹曰調与夫歲二十日人力之庸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亡幾而遂廢不舉豈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歟抑人多田少必不得已而後廢之歟并疆遠矣計口授田之制今猶可踐而行之也願与諸生訂其古法之可以宜於今者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亡矣或曰孔子之時整千繚缺適齊適楚適蔡適秦鼓之河鼓入漢少師磬襄入于海而器与人已不復

傳非亡於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為其官頗能記其
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雜采諸
子之言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底定也以
隋唐周宗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
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

明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攬廢墜討論
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
信之以備六經未備之經而聳吾

元之德於秦漢之上顧不甚盛甚躋也欤試相與誦
其所可取者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為主大
則釋奠以飲為主故舍菜合舞於春頒學合聲於秋

四八

柳待制文集七

上七

而記禮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
謂凡釋奠則必有合于時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若
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與聲皆大合六代之
樂北齊嘗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縣之樂
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兩京
用宮縣令三公攝事隆禮備樂斯亦至矣然宗既加
主儀其樂第用判縣施之堂上而又不設舞於庭蓋
宮縣判縣一豐一殺當時議禮之臣其所損益亦有
意欤抑有歌無舞又與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之
今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當
切而究明之者願紬繹其說
問自田不井疆民不什伍而分田令賦造器制保

田役作軍旅凡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徵集秦開阡陌漢事兼并人忘重遷俗尚流寓至晉稍明土斷之制逮齊復申黃籍之令故戶口漏於國版而夫家脫於聯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譜東南別族僑舊錯處姦偽益滋寬鄉為墟狹邑成聚雖以闢田增戶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亡更守出入相司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顧以何術而濟登茲試考覈古今之宜以詳著于篇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得失之變係焉工箴瞽詩道謗市議不以人廢言之意蓋三代同之自是而降漢景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侯王之有詔或列侯

宗室之與議或遠二府之僉謀或用諫大夫之決策以博士議郎之小目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並預諮訪亦幾乎公天下以為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治道浸微豈苟同挾和之論徒為希意順指之私耶抑履霜堅冰之喻尚不足以開自牖納約之明耶其不制為一定之法者無亦示夫廣聽兼覽之公不于其人而于其言耶今朝廷求言視漢而益切顧處士橫議與學校正論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問三正之起尚矣說者謂夏正建寅為人正商正建丑為地正周正建子為天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凡國君即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夫春秋尊王之書以王次王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

儒謂其以夏時冠月而以周正紀事正月非春時固不易然書序一月戊子師渡盟津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則一月者周之一月亦遂以為歲首矣不知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它有所考據乎或者又謂周人改月而兼存夏正其證已多見於經傳所載之文乃若周官既曰正月而又曰正歲豳詩既曰七月九月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左氏固已惑之而孟子所記徒枉輿梁之成則一以當代正朔言也夫子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為邠之問首之曰行夏之時此則聖人經世之法之所寓如是而猶有焚經以建亥者矣不然則建辰建卯將何時而可定乎搖光昏見于子而陽氣已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為

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治曆明時實為

王政之大端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問六官之屬備於周合而典則柄統散而庖翟春藁莫不有政有事今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倣秦舊而法制日密名數日滋以建武之減損猶不能革元始之更置下逮宇文拓跋號名復古而建官之意邈如宜其効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為周公始致太平之具柰何一用於後世而遂啓變法更令之端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歟蓋嘗以今而揆古則今之官猶古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大農而金穀之虛贏豈不可考公卿領於尚書而庶官之職豈不足覈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道可以達之天下

風刺候人春秋譏世卿吁可畏哉孔子曰脩廢官而四方之政行焉舉逆民而天下歸心焉今

聖賢相逢而天下猶有廢而不脩之官逆而卡舉之民此則明詔所為拳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闕雖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今非其時歟彼其藉以為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泥其迹而不知其意歟諸生蒙被菁莪樂育之仁是皆有民物之責于身試訂言之抑以觀齊學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為祀享而天下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臣從於大享祭於大烝而漢以降則惟烝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勲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臣也唐武德中嘗

抑齊制文集二

二一

論次太原功臣由裴劉而下摠四十三人貞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為之首而房杜王魏無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殷開山劉政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鄭渝二公靖元二王也邪梁鄭尚矣乃若無忌如晦与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耶凌烟之圖贊即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柔不足以望十八侯之功籍也耶將不一之論第能定之於一時而未能祛千載之惑也邪先儒以大烝為裕祭謂禘於夏而禘於冬耳其与周禮秋烝冬嘗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真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

言之大則人臣不與而小則人臣可以兼及之欣崇德明勲令猶古也其即夫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稽之往制之得失以詳著于篇

問道取天下之術既微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之於人有甚不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於鄉升於司徒意猶為近古至西都則孝悌有科孝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為不奉詔不察廉為不股任失當者有罰紛紛若是其與鄉舉里選之意果有同歟當時率以戶口多寡察人口二十萬一人滿百二十萬六人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三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千石察其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得詣太常受業然

武帝初弟子貢千餘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豈計口察人之路不廣而受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也歟且善事父母為孝清潔廉隅為廉而又博綜經籍窮闡微奧其選艱矣今考之於史以廉舉者若趙廣漢朱博薛宣黃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為郎者自京房外亦不多見則計口以察大郡滿六人止者抑豈過計歟大抵法之涼貪皆不能以無弊後之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為不廉而歲與服紮壺殮者得以盜名檢或以割股廬墓為非孝而揖諾上閉空舍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公論尚得而貸之歟蓋漢承秦戰爭之後借錫取帚之俗未革謂彼能孝親而弟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

以為更矣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周者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歟今

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文必孝悌稱於鄉信義服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固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之矣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為天下得人以推廣

皇上好德賢賢之仁心倚欤休哉橋門多士方鼓勇作氣以俟決戰則夫徵之古事而驗之時宜固鋒鋒筆陣之一助也其毋以吾言為贅焉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体而適用故養之之至蓄之之深則其奮發為事業為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貽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

季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於矯枉過直而諸葛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管仲樂毅時其知者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為是矜名節譽者之為耳及先主起蜀一聞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為跨荆益和而戎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挈成敗之機約合孫權挾飛雲之衆圍取成都迨建興抵政一試于南而資用以饒治戎講武從容北舉二疏之陳開朗激烈忠誠所攄豈徒文乎哉乃若制木牛流馬之運演兵六八陣之圖雄據武功雜耕渭上深謀定慮有足稱矣使亮而未死則舉魏併吳興禮作樂漢之為漢有反于耳論者乃謂其制戎為長奇謀為短是得為知孔明哉伊周而下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

者孔明也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真足以鼓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炎祚遂熄使操持妄議者猶得伸彼以抑此故其知孔明者不過以為是特將略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体適用之學至孔明無餘蘊矣先儒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庶幾禮樂夫亦安所指哉講肄之暇試究評之

問舜始命官契為司徒亦既任之以敷教之事矣至后夔典樂則於胄子之教尤特隆焉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至于公卿大夫士之適子通謂之胄子是皆

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和柔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於溫寬者必失於栗剛必至虐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若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者非於貴遊子弟而有私焉故周召毛原劉尹縈單之族皆世食其祿並儀朝著與周匹休直教使然耳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受之先王固將與夫勲庸之子姓共有之周之法豈獨致隆於公卿哉以國子之繫國體其重如此則教之之隆所以責之之至也漢世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關內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郎中庶子洗馬廂賁郎將往往以父任為之成帝時次

湛始由父任為博士弟子其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王吉謂子弟率多驕騫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貲此徒見任子之弊而不知救弊之源毋恠其論議之紛紛也今國之胄子有學有教固已大倣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酎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五典者仁義之實而六樂豈自外至者欤彼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為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獲施也欤抑樂之為樂偶於六藝之中其為教亦有輕而有重欤或曰

春秋譏世卿為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後之欤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欤虞之胄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為法亦孰得而孰失欤願悉相與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 代趙承旨作

朕觀帝王制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効固亦可睹已孔子稱舜無為而治觀其始於修已而終於庶已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威於刑不賞而勸於賞能大有為而後無所為舜果無為者哉迺若克艱以圖之昭德以建中不遑暇食而即

夫稟功曰功無作好惡而至於會極端極是昔
論和天人之際而臻茲至治之休三代受命之符
有在矣朕惟我

國家基業之崇土宇之廣固已掩跡震周變絕唐漢
而傳序在予式承

祖宗全付之重憂流宸衷慎不朽索之御而春冰之
疑也願詔書屢下而惠化未孚德澤屢降而陰陽未
應豈銓條有失於精覈而選賢之路或壅欵抑吏治
或過於煩苛而致理之績有歎欵伊欲顯忠而遂良
早庶而起孝通教化之原達禮樂之用使世庶隆平
民躋仁壽其以何方式濟登茲子大夫孝究終始其
於賢良三道之要春秋一統之有講之熟矣米著于

篇朕將親覽

廿五

柳待制文集卷之七



古書流通處

待制文集卷之六

謚議

徐鳳謚文莊

儒者事業之則為德行，之則為文章，此其
 所嚴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師友源之正者
 有自來，興故江南諸道行御史高侍御史徐鳳，感應
 中外垂二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待制集，
 檄遼東賑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
 罷民像，興學治田，勞如九著，為郎右曹治書，憲府稱
 綸，庶政孰持，風純寬而不弛，密而不苛，退讓自將，曾
 無矜，本諸所學，有光先艾，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
 名定謚，允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

於曰請謚曰文莊

扎忽堯台謚忠肅

蘭文同睦，則步聲失，所志邪，並列則讜，正靡安，善觀
 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齊
 既力，秘立易，搖壯所以，姬旦近親，屈平責族，猶不為
 流言，譏口之所容，若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扎忽堯台，早食世德，親結

主知，始寓直於省，闡遂典司，於藏鑰，目已屢得，廷論
 深，利源由憲府，以運登為元密，而增董持，侍御史
 之簡，則風采，疑叢進中，執法之，則紀綱肅穆，而厲
 浦省，補隙海漕，飛章密防，首當訊，所逮及
 聽必，簡乎求情於，之中，法意之，死具獄



以至一伐叛之臣陰受種羌款之賂奉辭問罪
議法用薩於時稟上之遙始服祥刑之正及千普司
丞輕參乘樞機方妙幹於化劍已潛移於政炳鑒之
夙鳳在樹鳴鳥懷德從庸栖山豺狼反噬雖名候寵
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遂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戀

關洎

宸秉之啓悟修恩賚以追頌無何中監寇形神州望
斷愁雲結恨流水含懷故識者莫不驚嗟而憮人自
謂得計不知漢廷望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
真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

君父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顧忌寒寒

補存劄文卷八

二

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爾簪紳可以擔爾士倭春風
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臣公則奚讓謹
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為先而勇次之粵若

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
隨才受任各即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勲
業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
參贊軍幕從元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
績收撫一南招懷洞僚先聲以至莫不震驚觀其橫
渠賦詩下馬草檄沉機敏識一匪仁威絕古良將復
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

毅宜謚曰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尸之至誠
此政履險艱而不忘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
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
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未朝奉身委質念慈
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輿屬
明主之需賢而進當迪簡以至討叛西域獻俘
人臣多出奇謀以裨成美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負土
為墳揮涕如雨泊從

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謹之言則協誠
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資國漸陟崇
班而弥綸輔相實觀來効蓋以揚名之志形為載德
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
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侗謚章肅

德深者其行必滋勞大者其發益遠迺
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
傳世胄故集賢侍讀學士李侗由其父祖疊建勳庸
遂從四蜀之征首佐中軍之畫蓋義理融貫則謀略
沉深識見敏明則樞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
是筮仕省曹階華泉府果奮擊姦之勇以為靖亂之
先羸館延登方求賢而報

國臨江出牧知共理以綏民雖謬言之如楚之善政

之不泯以至劍泉移守湖漕轉輸郡治以孚鹽筴以
正西籍有儒術之緣節無吏事之煩苛者也晚還
朝廷寄為壽俊以言語議論為黼黻采章載觀書畫
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色然而篤於繼志故倭者不
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棺而論定宜節惠以
飾終謹按謚法敬慎高朗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章肅

鄭阿兜思蘭謚敬愍

蛇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儉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
以為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讜論之攸宗其好
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侶乎立異壹加文致遂傳刑誅
思昔至大之間實啓姦臣之釁雖任情淫殺濫及無
辜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目其誣讖之跡知其猜忌
之心公論尚得而信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
阿兜思蘭粵從再世應事

柳待制文集八

四

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貽謀之永殿巖巖齋而禁
旅無譁祖笏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遭逢於
聖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萋斐為文織羅成獄上
刑而伏斧鑕潛孰加焉盡室而化囚孥忍乃至此事
實關於

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魄其何之痛祚胤之未立
或者謂李陵三世嘗多殺卒之愆故子美衆賓盡坐
祠神之罪是則諉之家禍誰將服此官刑所賴

仁后御天

綸息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瀹
沉寃可以挽回元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
之名已登信史則夫

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藁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
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
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
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彛彛之
才實負干雲之氣為清廟之鉤業為明堂之棟梁隨
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
生長勲閥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為

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戚休方
大舉平南而嗣子于役渡江銜命欲持口語以代干
戈踰嶽遭兵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
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即試海沂之守荐由郡貳專
領藩方治多尚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於是蜚聲朝
右舉最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官箴之式正祥刑按
節節鉞屢更分閫調元疑丞載踐知明體而適用不
吐剛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
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
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
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人寸之
萃聚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以其時迺若東原實
聖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羣英又以此偕升由上有作人
之

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
人猜阻之有餘與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撫管
王晦奮由孤子秀出輩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掾
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駟憲府儀文
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孚合朝論視韓盧張
崔之傳奚限今古在李孟間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
平南之師妙選贊籌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幕府
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即良謀振義旅於潭湘

四四

初行制文集八

六

脫生民於孳戮蓋仁言之一獲果天意之潛回及乎
作牧藩州宣威帥閫疲精於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說
遠來摘莞庫之姦媮則貪墨者惡其害已發倉廩之
諸峙則尸素者嫉其微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嫌
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實昧初心甫還太守之符造易
大夫之贊謂公論為不足恃則英才美德實斯世之
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筭
淹回於三品之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
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於焉定謚雖曰計
資持是易名猶為茅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口文注
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
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于時流芳于後維有是父則
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
如墳簫迭奏如華葦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慨其
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拯管李諤以知見為學以
薦實為行出使而見金已明諱受之義賞籌而論讞
遂成簡閱之孚洎參宥府密謀深惜

國家大體謂徵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啓釁一言後必
多事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于後憲
節五更守麾再易彈擊不遺於摧倖攘除必盡於根
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蓋其以理義為悅心之味以
恪恭為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
其資秩微之誌辭誅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
禮執義曰端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蹕今
古勇足以排根莠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
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郊子之官名知
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用知
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聳吾
元之德於盛漢之表而燁然熙吾

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事陳思濟從

世祖於潛藩觀

飛龍之昌運于時海寓未壹川陝維雄擇遣重臣往
殿西服掾曹載筆幕府上功觀其榮略之多奇信其
材猷之足倚輟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恢張
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詛而下適人情謂臺察為風
紀之司所以維持平國是忠良為生民之元氣所以
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周密方
其權茲柄政虐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尚書建
省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斥滯縱之
罪以對辯為失體以盡言為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
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印鉞而乘廉車驅馳于
楚越之郊出入于江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之教詔
知租繇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卹灾借輸以代賦不

柳符制三集八

八

赤赤取譽不察察為明里多受壓之氓部有解印之
吏甫徙簽於汴省已遂掩於泉扃蓋其所學本自碩
夫光明故其所志無欲脩齊平治雖早收朝蹟幸老
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為章程
以貽厥謀謨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長
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於有事不若著見
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治班削
曰文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
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
五馬車朱轡阜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二

辛輯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

國制大郡為府府有揔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
我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故常州路揔管孟淳未及
弱齡罷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郡之符計其所涖
若太平之徑扼大江婺處之依阻巖險信微之介居
閩楚隨俗為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
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
訟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載之歌頌之
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之高朕雖
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慙哉矧惟祖武揚于異代
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曩典謹按謚法
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
所尚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
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李榮
以刁筆筐篋之餘為經濟弼綸之藴屢當任使已見
器能即尚右而轉東曹遂叅陪於
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
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洎持帥鉞出鎮藩方屬遭叛
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按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
殫饋餉之勞禁暴戢貪揀灾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略
之宏則經術為之本根義理為之涵蓄故祥刑出而
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含笑而入地考其初

迄于有成以一心之公為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
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
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愨

唐制學士演絲綸太史制褒貶俱據清切之選是為
獻納之目道于

聖朝志歸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造
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張

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豪英而為
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丞首張士觀雋學成志
能賦蜚聲不眩飾於葩華自殫窮其根稟于時魯多

初修制文集八

君子道際明時芸館編摩出三長於初試薇垣供奉
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
郡貳遙涖奉常屬圖任於舊人俾參彙於故步竟由
論譔歷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階而拾級乃
四朝實錄率嘗約例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
彤之煒然則言精而事棟誠立而辭脩非其德盛仁
熟曷濟臻茲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
愨請謚曰文愨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
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繳
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景滅響絕無可復考則哉

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寧謐為出治之體以忠真為報

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尤能為人所難晚以太子賓客召還

朝廷啓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青薛尋拜南臺大夫復引疾不起

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于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勲土田錫予蕃享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節約

初待制文集八

十一

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羨粟貴而能貧可謂賢矣謹按謚法忠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曰元獻

劉二拔都兒謚武宣

繫昔

世祖皇帝天啓神武恢張

帝圖命將出師誅殘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受任之士克秉戎昭顯著勞効為四方之藩屏為王室之杆圍更數世而無乏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兒早參行伍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略定淮楚之功承上恩寵錫名予爵尋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

守卒之叛衆畏懾欵塞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一廣江西草竊間起雲南思播兩江溪峒種羌成釁授節臨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賚狎至在行樞密則由簽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厯江西湖廣川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聲所屆莫不威懷服勤

王家垂四十載而西南二邊視如老羸當道猛虜在山其去留用舍足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臣庶幾似之矣謹按謚法師衆以順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謚曰武宣

買住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孝文然則有

聖人之德而又居

天子之位乃能曰時制宜以成

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目弥綸翼贊於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也維昔

世祖皇帝平壹土宇肇新禮制始定

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

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忽都于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群從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踐脩職業往往有聞于時君子之澤引而替其可徵哉資德大夫侍儀使買住實公之元子也幼侍公側嘗聞禮樂之要稍長入直禁衛給侍

裕宗皇帝于東宮及

世祖親征乃顏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効有旨命中書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

密無幾權姦即誅

召至京師見

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

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

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在官一年部內清謐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使備其世父之業贊理儀章整肅班著無違節失度上每嘉賞焉時

卷六十一

初修制文集八

十三

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

蓋其從官三十年試牧祥刑僅再閱歲出入

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稭侯萬

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啓大於前而光紹於後茲無

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

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

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

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碩大休光

之運敷之為瓌辭暢之為崇議可以震耀

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

政由是而寧壹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
為
治世之貞符碩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
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
昭代沆展宏猷如高檣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
無前旁觀以為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
也蓋自其初以 太子文學事

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
上衷庶既

正位

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洎

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為事每群

議

大廷徐出片言莫不脗合于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
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參
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纔一二攄之已足
飛英而騰實碩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
幾二十年而一時

典冊

詔令勲賢銘誄与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映
後先皆能鋪張

景鑠垂範貽休以至筆削

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為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
史之才惟

英君

誼磴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徽承煥於下自

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並用揆之以時不數數然也迺

世祖皇帝紹隆

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出其智謀勇功

三十五

先後禦侮以明濟

柳行削二集八

十五

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宜光于一時而留遺

聖子

神孫閱世數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夫

褒典之加頌可於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忠獻公全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勝宋平第賞超授官勳尋領禁旅扈直

殿巖占對之間明敏亮直

上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

親擢其涖軍政則再應行院入簽樞密其揔憲綱則

一試南臺遂為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丞
轄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辟
河南退休于家會

仁廟御極有

首謀議

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
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施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
如忠失之後多有聞于時武略文聲進退成裕可以
彰

累聖之知而示世臣之軌矣薨葬五年有司乃始下
其易名之議於是

世皇之謨訓炳其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
其治行質之古人則勿欺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
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功載尚俾耒者之有稽也
謹坡謚法世篤勤勞曰忠能布令德曰宣請謚曰忠
宣

魏燧謚文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

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
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為制述於以增煥
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
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
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
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
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
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
籥之相湏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
德至大皇慶之間

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正典冊之
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占轍而銘誌
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
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
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輩歛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
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
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

四、四十五

御制文集八

十一

惠公奚慙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
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
蓄其德而非以待識前言往行為足多也及乎進逢
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効用知夫深厲淺揭之
宜在已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冥鴻
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眈其上下夫孰得而
羈獲之哉是則學之為効焉可誣也乃若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愨用功
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廉恒陽主行省則
南而能益見其為歸順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

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筮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應三部劾殺奸賊吏當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沒齒不寃及進陝西河南二副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書侍御史常一登

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為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宮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脩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慚焉耳謹

四十五

抑符制文集八

六

按謚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是則所以為文也惟昔

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壹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其煖發猷為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呼盛哉乃若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備宿衛英才穎出遂為

世祖皇帝所知言議

上前動合 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乘
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

召入翰林為學士尋以本官議政中書至大中復出
節山南

仁廟御極徵為翰林學士承旨大榮明謨多所咨決
而於

國体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
居剛以順為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正而

世祖皇帝所以留遺
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為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

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行善可記曰憲請謚
曰文一憲

三十三

初行制文真

十九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為不合諱既以讒構害正媚疾
成風而治否相尋雖盛明之世有不心焉及乎事以
論定迹遠聲彰則一時之屈百代之伸較其得失有
由然矣乃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迺父
際遇

太宗皇帝

憲宗皇帝著節宣勞善終如始而公尤為

世祖皇帝之所眷注粵從 潛藩以至御極密畫

奇謀讜言正議裨益弘多中統初元即佩虎符領中
書左右部兼諸路轉運使受任之專羣臣莫並及其

彌成混一之功遂進鈞衡之地而權姦用事正直廢

容深 巧詆陽助陰擠包藏禍機投置死所使善類
補魄 有寒心尚賴

神聖鑒臨天誅弗貸錄其遺孤以明大節至今忠耿
之垂猶折儉壬之氣譬之蕭艾既秋而荃蘭流馥鴟
梟繳羽而鸞鳳凌空悵沒世之莫追幸易名之有典
庶因定謚可慰營魂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直道
不撓曰節請謚曰忠節

劉慤謚孝靖

古人論世以德而仁鄙壽夭之見於人者常足以觀
其豈畜厚薄之分焉則上之所承下之所授亦豈無
自而然哉乃若故司徒邢國公劉慤以文獻公為之
父以丞旨公為之子人門之美有稱于時而公以耆

四
八
柳祥制文集八 二十一

俊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為孝約己之為安黃髮厖眉
享有樂康合於仁者必壽之義矣蓋文獻公始以鴻
碩之才出應

世祖皇帝休光之運脩治定制多所裨贊不居其豐
歛退終身積其贏餘敷遺于後及公之身而菑播益
勤甘殖益厚所謂實大而聲宏源遠而流長者承旨
公則當其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

仁宗皇帝恢和孝治博右文儒而公既躋上壽遂以
一品爵秩即家授之以為公榮洎登九十
命人臣按修故事錫宴賜杖儒臣作為詩歌又
勅光祿日給尚醞所以示尊禮高年之意休矣感哉

越三年公薨

英宗皇帝寵之賻祿朝士引緇返墓故丘生榮死哀
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孝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
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侯謚憲肅

鷹隼不擊則梟鸞不不霜霰不嚴則蕭蘭不辨故檢
人之抑損則善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為
正論消長之候也乃若故大名路總管兼府尹王侯
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戡豸冠以其
扶襄濟溺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當道豺狼而
狐狸斂跡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益銛
氣無暴而不餒甫參朝議端易郡符雖坎壈終身莫
酬素志然清明在上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孝行
申加美謚責在有司謹按謚法行善可記曰憲親心
決斷曰肅請謚曰憲肅

杜思敬謚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乃若故中書左丞
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
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
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
失言併逐

世皇獨亮其忠命涖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
司左司郎中出為順德安西總管就兪陝西行中書
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為侍御史議事

上前首當

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
召為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為
格

君之本以安靖為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
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誅行
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

累朝可無美謚申示褒旌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
踐行不廢曰定請謚曰文定

嚴忠範謚節愍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禮至於軍旅之興講信脩睦尤
重使命故及境而勞入館而餼幣帛筐篚之將所以

四、今五

柳壽制文集八

二十二

致其忠信誠慤之實稽之儀文常不敢後况乎棄義
崇讎專殺忘敵則行李不返而成命之遂隳血刃未
乾而禍釁之莫遏師曲為老佳兵不祥宋之速亡由
乎是矣乃若正奉大夫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
書省事充國信使嚴忠範出自閩閩服習詩書始從
世祖皇帝潛邸首陳為治之要在修禮樂而定制
言議亮切深簡

帝褒爰及 龍飛尤見親幸荐由京尹入領文昌

凡所署置率多名士文武并用一時稱之于後

天兵南伐師次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宗都宣布
聖主所以無愛南北之仁甫及獨松關閩吏不納閱
三日宗兵來龍臨之以威杖節不屈遂以遇害蓋下

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銜壁輿櫬悔何及矣論者謂吾元之興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故前乎儀真之羈留而歲幣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為講信修睦之意自爾背之天亦豈能獨祐哉酈生烹而齊則不祀來歙隕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易名定謚庶其有慰焉耳謚法臨義不奪曰節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節愍



